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笏山記  
第五十八回 分十道花余余初定鴻圖 破三城可足足夜攻烏合

王回紫都，先行洋宮授賊之禮，然後臨朝受賀。丞相花容首奏香得功火林箚擒春華、窺碣門諸大功，王乃封為維新伯。又奏樂更生以三百騎劫司馬恭之軍，晝伏夜出，布為疑兵，恭西出則更生劫其東，恭東出則劫其西，前出劫後，後出劫前，相持十餘晝夜，故公擲大軍得直破十三紹鄉而無所牽制者，更生之力也；王乃封更生為自如伯，仍官六宮總管司。又奏紹秋娥持一棒，奪小盾，擒陶豹，誅紹丙，冒險逾碣山，身先士卒，其功不小；王乃封秋娥為著翅伯。其餘封賚有差。花容又奏尹百全不肯降服，不如殺之以成其名。王躊躇未決。忽黃門官奏無力公趙公擲，多智侯可嬌鸞，各解囚車十餘輛，在紫垣門候旨。王大喜，立宣二妃上殿。王慰勞備至，公擲奏部下趙聯、賴仁化、毛果、毛敢、石蛟、山貴之功，嬌鸞亦奏三侯及門良山、奇亮功、玉鯨飛、玉鵬飛之功，王乃升趙聯、鯨飛、鵬飛為副總兵，餘俱升游擊之職，黃石三侯，各賜名馬一匹、玉帶一圍。連日賜宴諸文武。王召多情侯紹潛光，宴於殿左，笑曰：「記得與卿盟於烏溝，朕言天命有歸，勸卿早求淑女，生子生孫，長保紹祚，卿忘之乎。口血未乾，襲朕黃石，今日悔乎，否也。」只見潛光之側，立著一個白鬚老者，對曰：「天命者，天未嘗諄諄命之，幸而勝，則曰天命在是，不幸而敗，則曰天命不在是耳。臣君臣待罪明廷，不幸而已，何悔之有。至於烏溝之役，與無力盟非與黃石盟也。今日國破家亡，寄命左右，王當憐臣，生臣以葆聖德，不宜以往事愧臣也。」王聞語愕然。問潛光曰：「此老者，何人也？」潛光曰：「此臣陪臣丁勉之也。老而耄，出語多不倫，王諒之。雖然疾風知草，今日惟此一人，生死隨臣，不忍相棄。」王曰：「忠臣也。」乃賜坐於潛光之旁而賚之酒。王又曰：「昔者韓騰降卿，卿使刺客刺之，今卿居私第，亦懼刺客否。」潛光驚得魂不附體，俯首不能答。勉之從容對曰：「臣主不能容一韓騰，所以亡也；王能容臣主，所以興也。」王笑曰：「能言之士也。」乃賜潛光第於九如坊，與可芳蕤、玉和聲之第相鄰。

一日，刑部侍郎可芳蕤奏曰：「紹囚四十餘人，尹百全昨夜自頸而死，其餘何以處置。」王曰：「擇其有才可任事者授以官，餘俱放歸田裡。但尹百全有大將之才，不肯為朕用，始終忠於紹氏，此笏山第一流人物，可令禮部臣，備禮厚葬，朕親往祭之。」芳蕤領旨而退。時無知奏曰：「今笏山中外一家，宜用中原法，分地築城，以垂久遠。」王乃使花容繪圖以進，其法改鄉為邑，邑名仍鄉名之舊，如永定鄉改為永定邑之類。每邑設一邑令，十邑為關，關設關守，以五關為道，道設太守，共分十道。凌溝以內，由黃婆至夷庚，共五十邑，為白藤道。由苦竹至花鄔，共五十三邑，為黃石道。由端木至鐵山，共四十九邑，為程野道。以十三紹連石表內，共五十一邑，為右眉道。由唐埽至溫平，共五十五邑，為雙角道。中眉連碣門內外，至十字關，共五十邑，為中眉道。二十韓至寅邱，四十八邑，為左眉道，此為內七道。凌溝以外，由丫叉至橫窖，共五十一邑，為無力道。由兩頭至新泉，共四十七邑，為凌溝道。由長阪至繡旗，共四十五邑，為槎槎道。此為外三道。共四百九十九邑，十道，五十關。又設三大鎮，以碣門為中大鎮，鐵山為右大鎮，寅邱為左大鎮，鎮以一大將守之。王大喜，使余余率戶工兩部官，照圖畫地，各築城池。乃召龍飛等還都，而以韓杰守中鎮，可當守右鎮。而調丁推善還都，韓騰、杏英守左鎮。而調可松齡還都，共守玉帶泉。以紹經為凌溝太守，紹緯為白藤太守，山維周為雙角太守，丁勉之為黃石太守。而全道糧稅，盡歸黃石侯玉壽官。以進士端木參雲、許駢、楊然、梅占魁、花壽安、韓歸昌暫署程野、右眉、中眉、左眉、無力、槎槎六道太守。又使伏魔伯白萬寶於紫垣峰第二重，造中垣殿交泰宮，以居玉後。左造七寶宮，以居嬌鸞。右造九華宮，以居公擲。

笏山既定，自是偃武修文，國家無事。一日，署槎槎太守韓歸昌奏：「槎槎徑外通蒙化，恐有外奸，引山人窺伺我邦，須得親信謹密之人守之。王乃使橫窖將軍趙春桃往守槎槎，以其婿蒙伯衡副之。連日，又接白藤太守紹緯的本章，言：「韓水殺了黑齒邑令章梓，連結白榕、冷水兩邑作亂。」署程野太守端木參雲亦奏：「韓火乘端木興之喪，據其邑作亂。」王集文武酌議，一面調寅邱鎮韓騰討韓火，欲以揚威將軍門騰驤討韓水。只見嫵媚侯可足足離座奏曰：「臣居深宮久，這兩頭鑿生了鏽了，願率九雲之兵，為王討賊，活活筋絡。」王笑曰：「妃子以戰為樂事耶，妃子欲去，切勿草菅人命，以損天和。」乃以為蕩寇元帥。足足領旨下殿。擒虎伯可香香奏曰：「姐姐率兵討賊，臣願為先鋒。」王准奏。

明日，足足、香香同至國丈府，拜辭介之，夫人門貫珠定要同行，乃奏為隨軍參謀。王笑曰：「這一行姐姐作元帥，妹妹作先鋒，母親作參謀，以討兄弟作亂的水火賊，大是奇事。」是夜，王幸足足於南薰宮，酒酣，摩其腹曰：「妃子姊妹皆有了身，幸自愛，無過勞，驚嚇著腹裡的王兒。」足足曰：「殺人的勾當，適足以舒筋活絡，將來生產是絕易的，不勝似悶坐深宮裡，悶壞腹裡的兒麼。」王大笑，既而曰：「妃子面方目秀，肌嫩腰圓，是最有福澤的，願保聖胎，切勿多殺人，減福澤。朕入山二十餘年，殺得人多，恒鬱鬱不樂。雖笏山劫數應爾，然究竟非盛德事。殺人莫甚於火，十字關之火，雪燕鑿軍萬餘，鐵山之火，無知鑿軍不下二三萬。然總不如司馬鄉林箚之火，龍飛燒潛光十萬之眾，逃脫的十無一二，朕常恨之。妃子討賊，但殲渠魁足矣，慎無用火。」言著，抱足足於懷笑，猥其臉曰：「朕愛妃子，妃子須愛朕，勿違朕言。」足足曰：「王言是也。臣當牢記在心，不妄殺人便了。」恰女侍郎捧金鳳參湯一盞進御。王飲其半，以半賜足足。足足謝了恩，共登龍榻而寢。

明日，足足偕貫珠、香香，集內教場點九雲兵一萬，陸辭出都，駐於白藤嶺。白藤道太守紹緯金、毛關守平大中、三叉關守紹文波，拜迎道左。足足備問賊人消息，紹緯曰：「黑齒，乃月山關守所管之邑，韓水為鄉勇時，即蓄異謀，陰結死士，與冷水邑令樊駒之子樊悅人為刎頸交。樊悅人，又白榕邑令從雲之外甥也。韓水瞰鄉民程遂富贍，私招悅人率無賴劫其家財而殺程遂。黑齒令章楠捕得悅人而戮之，韓水遂糾眾作亂。章楠起兵討之，兵敗，為韓水所殺，遂據黑齒城，自稱黑齒王。樊駒從雲起兵助之，韓火亦乘端木興之喪起兵接應。寅邱鎮韓將軍，兵過其衝，韓火逃入魚腸阪。程野太守端木參雲，調關兵圍之。今元帥欲攻韓水，須分兵圍冷水白榕，使彼不能相應，是為上策。」足足然其言。是夜與貫珠酌議，貫珠曰：「不如分兵先襲冷水白榕，使彼分軍往救，乃乘虛奪黑齒，然後徹白榕冷水之兵，三面合圍，擒韓水必矣。」足足從之。

明日，下令先調關兵，四面接應，使綠雲都司朱芳蓮、黑雲都司謝彩菱，輔著門貫珠，引兵三千乘虛奪黑齒城。使香香引部下兵三千襲白榕，自率兵三千襲冷水，刻期攻城。足足、香香先自引兵去了。貫珠偃旗息鼓，離黑齒城五里埋伏。